

八道湾十一号的房产是卖掉绍兴祖宅购买的，鲁迅出了大力，只是其中也有周作人夫妇的一份，可是，房契上，却只有鲁迅一人的名字。周作人一介书生不问世事未必介意，可是他夫人羽太信子，会怎么想？

鲁迅是一家之主，在房契上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，收入却交由羽太信子打理。周作人夫妇用现在的用语就是月光族，见钱就花，不知长远，双方的消费观念又大相径庭，这就可能在各种生活细节上产生摩擦。这种家庭琐事很难说谁对谁错，却在双方心中埋下火药的引信。一方，要过上资产阶级的生活，一方，却还是俭朴持家之态，矛盾日积月累，就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被引燃爆炸。

## 东有启明，西有长庚

不管怎么样，最终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位巨匠，以这样的方式，像两条平行线，走向了各自命运的终点。“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”。鲁迅母亲对许羨苏所说一段话：“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——长庚，原是星名，绍兴叫‘黄昏肖’。周作人叫启明，也是星名，叫‘五更肖’，两星永远不相见。”其实，如果稍有一点天文学的知识，你就知道，启明就是长庚，长庚就是启明，他们都是金星的别名，出自《诗·小雅·大东》：“东有启明，西有长庚。”清晨见到的叫启明，黄昏时出现的叫长庚，其实就是一回事。这么说，鲁迅和周作人，其实只是一个人的两面？

对于兄弟交恶，鲁迅也是意难平，在其作品中都有隐晦的表述，除了《铸剑》和《伤逝》，还有就是收入《彷徨》的小说《弟兄》。和《伤逝》的隐藏在一个爱情故事中不同，《弟兄》就要明晰得多。一开场就说兄弟就打了起来，从堂屋一直打到门口，闹着要分家，而且，是因为钱。

但就是这样，鲁迅后来到了上海，还是常

周作人与妻子羽太信子。



前排左起周建人、许广平与鲁迅。

说：“周作人的文章是可以读读的。”周作人的书出版了，他必定托人买来细读一遍，有时还叫许广平一起来读。1928年9月2日午后，鲁迅与周建人到北新书店，为许广平买了一本周作人的《谈虎集》（上）和《谈龙集》。鲁迅是个睚眦必报的人，在兄弟决裂之后，对于自己的弟弟文章中的冷嘲热讽，却常常退避三舍，避其锋芒，这是他对弟弟的爱，还是确实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？

周作人呢，正如舒芜在《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》中例数周作人曾著文讽刺鲁迅的爱情生活，如《中年》《志摩纪念》《周作人书信·序言》《论妒妇》《责任》《蒿庵闲话》《家之上下四旁》《谈卓文君》《记孟逢辰君的事》《十堂笔谈》等文章，不指明地挖苦鲁迅多妻、色情等等。舒芜没有提到的，还有《破脚骨》，周作人影射鲁迅“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”，语言十分苛毒，可见周作人对鲁迅之恨，和鲁迅对羽太信子的恨一样，是深入骨髓。

1933年6月21日：鲁迅在上海闸北三义塔，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《题三义塔》。在日记中，他这样写道：“西村（真琴）博士于上海战后得丧家之鸠，持归养之，初亦相安，而终化去，建塔以藏，且征题咏，率成一律，聊答遐情云尔。”西村是一个日本医生，三义塔者，中国上海闸北三义里遗鸠埋骨之塔也。所谓鸠占鹊巢，鲁迅真的是在咏叹这丧家之鸠？从丧家之鸠而到兄弟，又有何深意？诗曰：

奔霆飞焰歼人子，败井残垣剩饿鸱。  
偶值大心离火宅，终遗高塔念臙脂。  
精禽梦觉仍衔石，斗士诚坚共抗流。  
度尽劫波兄弟在，相逢一笑泯恩仇。■

横眉冷对千夫指

俯首甘为孺子牛

鲁迅

